

李白研究论丛

李白研究会编

巴蜀书社

李白研究论丛

社

李白研究学会编

李白研究论丛

巴蜀书社

一九八七年三月

封面题字：张秀熟

李白研究论丛

巴蜀书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温江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9.75字数：230千

1987年3月第一版 1987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770册

书号：10329·29

定价：2.00元

目 录

- 唐李先生彰明县旧宅碑(994)……………江油李白纪念馆供稿
- 论李白诗歌的时代价值……………许永璋(1)
- 李白创作个性略说……………陈昌渠(11)
- 李白诗歌与庄子美学……………葛景春(28)
- 论李白诗歌中感情表现的特色……………房日晰(44)
- 元稹对李杜诗的比较研究……………吴庚舜(56)
- 评李白出生碎叶说兼谈李白的籍贯问题……………裴 斐(67)
- 诸家李白年谱中有关安陆十年系年比较……………张 昕(74)
- 李白寄家任城二十三年考……………郑修平(85)
- 李白寓家东鲁有关地名考辨……………耿元瑞(93)
- 李白在鲁中的挫折……………王定璋(105)
- 李白到过皖山吗?……………林东海(111)
- 李白初见贺知章的时间和“长安紫极宫”……………陈建平(131)
- 李白三入长安别考……………安 旗(142)
- 李白天宝后期江夏零陵之行考辨……………李曼农(157)
- 李白卒年辨……………李从军(175)
- 李白《菩萨蛮》的真伪问题……………庞石帚(187)
- 李白蜀中诗掇述……………陈广福 吴丹雨
刘尚勇 丁稚鸿(196)
- 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作年异议……………清 渊(211)

关于李白《蜀道难》、《将进酒》、《梁甫吟》、 《远别离》的写作年代·····	王运熙 杨明 (215)
《蜀道难》探索·····	王辉斌 (226)
《蜀道难》新议·····	刘友竹 (235)
《蜀道难》别论·····	王定超 (249)
李白《蜀道难》新解·····	郑临川 (256)
从李白《蜀道难》看诗歌的兴寄·····	朱金城 朱易安 (263)
李白《永王东巡歌十一首》释义·····	胡国瑞 (269)
李白《永王东巡歌》中的谢安·····	杨胜宽 (276)
李诗辨伪二题·····	魏炯若 (285)
李太白诗别解·····	徐仁甫 (290)
试谈研究李白及其作品的几个问题·····	郑文 (294)

论李白诗歌的时代价值

许永璋

唐诗，继承和发扬风骚的优良传统，在我国古典诗歌史上，达到了最高的艺术成就。这当然是无数诗人艰辛劳动的结果，而李白在诗坛上的作用，实迥异寻常。他和他的亲密的诗友杜甫，在继往开来的诗歌创作的道路上，形成奇峰并峙，双星共照，起八代之衰微，垂千秋之典范。此种作用，似乎为人所公认。然其具体内容若何？其时代价值又若何？若不加以探讨，使之明朗化，则易为盲目之颂，难收借鉴之功。本文拟将李白的人风与诗风置于诗歌发展的特定时期略加论述，以明其成就之特异性与必然性，试图对李白研究有所开拓。

李白为人的风格，确大异于恒人。降生伊始，即传为“太白之精”（李阳冰《草堂集序》）；既入长安，又蒙“谪仙”之誉（魏颢《李翰林集序》）；继而“诗仙”、“酒仙”之号，“佯狂玩世”之名，交口称羨，人无异词。太白竟亦居之不疑，以“仙”自命。葛立方云：“李太白《古风》两卷，近七十篇，身欲为神仙者，殆十三四：或欲把芙蓉而蹶太清，或欲挟两龙而凌倒景，或欲留玉舄而上蓬山，或欲托若木而游八极，或欲结交王子晋，或欲高揖卫叔卿，或欲借白鹿于赤松子，或欲餐金光于安期生。”太白在其《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更充分地作了自我表现：“近者逸人李白自峨眉而来，尔其天为容，道为貌，不

屈己，不干人，巢、由以来，一人而已。乃虬蟠龟息，遁乎此山。仆尝弄之以绿绮，卧之以碧云，嗽之以琼液，饵之以金砂。既而童颜益春，真气愈茂，将欲倚剑天外，挂弓扶桑，浮四海，横八荒，出宇宙之寥廓，登云天之渺茫。”俨然道骨仙风，不食人间烟火。太白成仙，确是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太白是人不是仙，是普通常识，无庸辩解；然而许多诗人和他自己都视之为仙，并且煞有介事地说个不休，难道全是无的放矢、信口雌黄吗？回答这一提问，先须对太白生平略作回顾：太白少有奇才，“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上安州裴长史书》）。及长，能“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与韩荆州书》）。后来遍干诸侯，急求进身，实现其政治理想——“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迨至绝望境地，而犹于狱中作诗上崔相云：“贤相燮元气，再欣海县康。应念覆盆下，雪泣拜天光。”可见太白并非太上忘情之流。而且这种思想，是他思想中的主线。当其目击时艰，悲江河之日下；身愠群小，知经济之无期。于是五岳寻仙，三山求侣，愤世嫉俗之情，化作佯狂玩世之态。这是在当时社会的变态之中所产生的变态心理。这种变态心理所表现的作风，不但不能独善其身，且与兼济之志发生强烈的矛盾。在矛盾的激烈的冲突中，形成了特异的个性。“世人皆欲杀”（世人应指当时统治阶级），就是这种特异个性的必然遭遇。杜甫对此常表深虑，曾劝太白说：“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赠李白》）。金圣叹批得好：“去又不遂，住又极难，痛饮狂歌，聊作消遣，飞扬跋扈，谁当耐之！一片全是忆李侯将不免。”去住都非，齟齬一代。奋飞之志难成，囹圄之门易入。如此才华，如此憔悴，实堪浩叹！然亦因此迫离现实，得以超出现实，从而透视现实，不得不于现实之上，创造出从心

所欲的精神世界。因此，太白的“仙风”之所以形成，是社会性的，不是神秘性的。

太白既已成为非仙之“仙”，这种“仙风”，必然要反映到他的诗歌创作中去。白性嗜酒，便成了“酒仙”；又好作诗，自然成了“诗仙”。提起“诗仙”，也须对其诗歌创作过程稍一回顾：他的诗歌也和他的生活一样，是在极端矛盾中成长起来的。他在早期的创作生活中，是继承儒家的诗学传统而以风雅自任的。《古风》第一首说得最明朗：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
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
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
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
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
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

可见他的治学观点、志向、方法，皆未超出孔子的学术体系。在创作实践中，对于儒家的三纲五常之道，亦时为致意。他在乐府诗中曾作《君道曲》、《东海勇妇》、《上留田》、《箜篌谣》、《双燕离》，分别敦劝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妇之笃于情义，初未尝忘世。然而在《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诗中却说道：“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叶杖，朝别黄鹤楼……遥见仙人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又逃儒而入道。后在《与元丹丘方城寺谈玄作》中又说道：“茫茫大梦中，惟我独先觉。腾转风火来，假合作容貌。灭除昏疑尽，领略入精要。澄虑观此身，因得通寂照。朗悟前后际，始知金仙妙。”此又跨道而参禅。太白跌宕不羁，放浪于风月花酒之间，而竟肯自缚于枯禅，

似难理解，此正白之奇异处。不过，太白对社会与人生的求索，不是局限于某一方面的，广泛涉猎，出入自如。他曾在一首诗里，冶儒、释、道于一炉，试观其《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

我在巴东三峡时，西看明月忆峨眉。月出峨眉照沧海，
与人万里长相随。黄鹤楼前月华白，此中忽见峨眉客。
峨眉山月还送君，风吹西到长安陌。长安大道横九天，
峨眉山月照秦川。黄金师子乘高座，白玉麈尾谈重玄。
我似浮云滞吴越，君逢圣主游丹阙。一振高名满帝都，
归时还弄峨眉月。

简直是一幅三教同趣图。诗中描绘蜀僧晏身披峨眉山月，云游长安，会见圣主，高踞黄金师子座上，手挥白玉麈尾，大谈老子玄玄之道，达到名振帝都的目的。即此可知太白是汇百家以融三教，超象外而得环中，故其所为诗，妙达神境。赵翼评云：“（太白）诗之不可及处，在乎神识超迈，飘然而来，忽然而去；不屑于雕章琢句，亦不劳于镂心刻骨；自有天马行空，不可羁勒之势。”颇为知言。惟飘忽之风，超迈之境，非经雕琢镂刻之功不能至。太白论诗，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要知芙蓉出于清水之前，该已付出了多少功夫；诗而至于天然，是雕饰之痕泯灭已尽的现象，非天生而然。杨慎说得好：“庄周、李白，神于文者也；非工于文者所及也。文非至工，则不可为神，然神非工之所可及也。”故论太白诗，不仅应知其神，尤应知其所以神。明乎此，则知太白诗歌是他那奇异个性充分表现的结晶，也就是那个盛衰激变的特殊时代的产物。

太白的人风与诗风，已略如上述；而其诗歌的时代价值如

何，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中心，也是研究太白诗歌艺术成就的关键问题。讨论这个问题，必然要涉及到他的诗友杜甫。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中，首先要排除李杜优劣论，然后才能正确认识他们对时代的作用及其价值。

李杜优劣论，误以为始于元稹。稹之言曰：

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

扬杜是恰如其分的，但却引起人误解为抑李。韩愈在《调张籍》诗中则大声呵斥：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
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韩以李杜并重，乃不易之论。元以杜之长篇排律为李所不及，此亦属实，并非谤伤。韩未深察元意，以致造成长期误会。后之学者，或扬李而抑杜，或扬杜而抑李，纷纷然莫衷一是，危害至深，影响对唐诗发展之关键问题的正确知识。优劣论固属有害，并重说若不结合时代亦何尝有益？试看叶梦得《石林诗话》中载有欧阳修之子棐述其先人醉中语云：

（先公）语棐曰：“吾《庐山高》，今人莫能为，惟李太白能之；《明妃曲》后篇，太白不能为，惟子美能之。”

此虽自矜之词，亦见其承韩愈并重之说，然竟何补于李杜之研究。

历代诗论家之论李杜者，何可胜数：或任意轩轻，或抽象颂扬，或向往其风神，或追求其技艺，虽非全无所获，然于李杜，究非深知。深知李杜者为谁？连李杜本身亦各扬其镞，互不深知。兹略举数例，以示实况。

李赠杜之诗不多，涉及评杜诗者仅《戏赠杜甫》一首：

饭颗山头逢杜甫，顶戴笠子日卓午。
借问因何大瘦生，只为从来作诗苦。

此诗原见《本事诗》、《唐摭言》、《唐诗纪事》，《全唐诗》亦收入。唐人谓“讥其太愁肝肾”，是李于杜之“更觉良工用心苦”的心境不甚理解。

杜赠李之诗甚多，表现交谊笃挚，时忧李之不见容于时，所谓“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若深察李之所以甘忤时流的内心底蕴，则知杜之担忧，未搔着李之痒处。杜既不知李之心，自不能知李之诗。请看《春日怀李白》：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

金圣叹批云：

岂谓李侯诗又无敌，思又不群耶？如是即岂复成语！盖是一纵一擒言之。言白也人称其诗遂无敌，我谓其思则不群有之耳。下紧接清新俊逸四字，皆是思不群边字。……看先

生细字重字，信知作文不易。夫文岂飘然不群四字之所得了哉！今观李侯全集，纯是飘然不群，其余更无所有。

金氏代杜说话，虽不知李，似甚知杜，颇合杜之思想实际。杜不知李，亦觉李不知己。杜在垂死之年（大历四年）于《南征》诗中伤感道：“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可知杜之创作道路，不仅不为李知，且不为时贤所知；反观李诗，亦复如是。

李杜既不相深知，而何其诗歌创作皆各造其极？这是诗人的个性、文化素养以及所处的时代的顺逆境遇中交互作用，塑造出诗人的形象，而又反作用于时代，形成了诗歌的独特风貌。约言之，即诗歌的时代性与诗人创作个性的辩证关系。李杜之个性迥异，其所得于时代及所献于时代者亦异，然于唐诗创建之功则同。

唐律，是在齐梁声律学的基础上，建立的五、七言律诗的格律与体制。在初期建设过程中，李世民奠其基（详见拙文《论李世民诗在唐诗中的奠基作用》，香港《抖擞》一九八三年第五十三期），杜审言等加以扩展与完善，使代表有唐一代之新诗体得以屹立于诗坛。然同时又出现“以综错婉媚为本”的“上官体”，风靡一时，影响唐诗的健康发展。至陈子昂，发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悲歌，希望唤起来者，继承古人，反齐梁之绮丽，复汉魏之风骨。他这种以复古为革新的主张，虽在创作实践中力图贯彻，终以力薄任重，收效甚微。太白一出，诗风丕变：御仙风以荡六合，挥神笔而扫千军。复齐梁于汉魏，移汉魏于齐梁。清新俊逸，得以发扬；采丽竞繁，因之扬弃。当是之时，王、孟、高、岑，羽翼并进，开盛唐之气象，展中兴之宏图。少陵翰旋其间，经营惨淡，跃翡翠兰苕之上，掣鲸鱼碧海之中，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建成了光掩前人之诗世界。故少陵之

集大成，实有待于太白之先导；而太白先导之功，亦因少陵之大成而益显。

综上所述，可知评价李杜，持优劣论者，固非；徒持并重说者，亦非。必也将诗篇与时代合观，得出其时代价值，而后其价乃真。当太白之欲“奋其智能”时，则“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塞下曲》）；感到世路艰难时，尚豪吟“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当发现“逆道违天”时，则“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滓同科”（《日出入行》）；并发出“不见眼中人，天长音信断”（《大堤曲》）的悲叹，表现“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月下独酌》）的绝望，倾吐“美人卷珠帘，深坐颦峨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怨情》）的隐恨，进而表达“海客乘天风，将船远行役。譬如云中鸟，一去无踪迹”（《估客行》）飘然远举的意向。处于“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的逆境中，只得寄情于诗生活了。他在《嘲鲁儒》里说：“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可见他是鄙弃死守章句之徒，寓经济于诗歌之中。他在《江上吟》里说：“屈平诗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兴酣笔落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洲。”薄王侯而崇词赋，故其格高；“摇五岳”，何等笔力！“凌沧洲”，何等超脱！正因为如此，故能创造出“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的特有诗境，也就是清水芙蓉、天然自在之境。这是从变中演化而来，也就是人随时变，变入诗中，诗变时风。少陵虽处变乱之世，却一直坚守待时，以稷契自比，以致君尧舜为己任，忧民爱国，至死不渝。故其诗沉郁顿挫，随时敏捷，剖心沥血，铸成宏观。这是从正中建造而成。也就是人处变中，心存匡正，事与愿违，诗以明志。一变一正，李杜斯分；开物成务，相得益彰。王夫之所谓“李不袭

杜，杜不谋李”（《姜斋诗话》），意谓李之所以为李，杜之所以为杜，皆特立独行，并非门户依傍。也就是李杜的开成功，主观上实无启承关系，而是诗人的特性各自结合时代特点，不期然而然地形成奇峰并峙、双星共照的客观奇迹。再举李杜七言律之代表作各一首，以观其正变及时代精神。先看李之《登金陵凤凰台》：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这是律诗，律诗是不允许隔句同字的，而此诗一、二句却同“凤”“台”二字；按律诗的平起格，则第三句应为“仄仄平平平仄仄”，第四句应为“平平仄仄仄平平”。而此诗三、四句则为“平平平仄平平仄，仄仄平平平仄平”；律诗规定中两联必须对仗工确，而此诗颈联则以“青天外”与“白鹭洲”相对，“外”如何能对“洲”呢？以太白之才学，岂有不知格律之理，特不愿受其束缚，而故为变格，以表现其狂放之个性与革新之精神。

再看杜之《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此诗不仅平仄尽谐，而且八句皆对，可见少陵加倍严守格律。格律过于求严，是否桎梏诗之活力？胡应麟评此诗云：“此章五十六字，如海底珊瑚，瘦劲难移，深沉莫测，而精光万丈，力量万钧。通章章法、句法、字法，前无昔人，后无来学，此当为古今七言律第一，不必为唐人七言律第一也。”少陵虽词必中律，然律不能缚，固为律中之圣；太白笔落于律外，花生于律中，自是律界之仙。此仅就律诗一例而言，因律诗最足以代表唐诗之特色与成就。

有不少诗论家谓律诗非太白所长，实为误解。太白以变体为律，既解放个性，又破齐梁余习，扫清唐诗前进道路上之障碍，使时代风貌按照诗人自己形象而呈现出来。

总之，太白是庄周、屈原以来积极浪漫主义之集大成者，他诗歌中旺盛的生命力，以排山倒海之势，猛烈地冲击了形式主义的诗坛，开拓了现实主义的初基。这就是太白对唐诗建设的主要贡献，也就是太白诗歌的时代价值。

李白创作个性略说

陈昌渠

一、问题的由来

读李白的诗，常常会听到这样的忠告：警惕“诗人纵酒放诞的不健康的生活和思想”的影响；“对李白言酒诗中宣扬人生如梦、提倡及时行乐的思想内容，我们则应持批判态度。象‘把酒领美人，请歌邯郸词’（《邯郸南亭观妓》），‘美酒樽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江上吟》），‘千金骏马换小妾，笑坐雕鞍歌《落梅》。车旁侧挂一壶酒，风笙龙管行相催’（《襄阳歌》），这些诗句，终究以不宣传倡为是”（《四川大学学报·古典文学论丛》第十五辑）。类似的意见，触处皆是，不一而足。但是，这样的担心，有无必要呢？这样的议论，是否符合作者的创作意图和创作个性，是否符合读者的审美心理和审美评价呢？

李白在诗中喜欢言酒、言女、说侠、说仙。对李白诗歌创作中这一特殊现象的争论，可以说是由来已久。宋初王安石选杜甫、韩愈、欧阳修、李白四家诗，以杜甫第一，李白殿后，就在文化界激起过强烈的反响。胡仔《茗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六辑述其事：“《钟山语录》云：荆公次第四家诗，以李白最下，俗人多疑之。公曰：‘白诗近俗，人易悦故也。白识见污下，十首九说

妇人与酒。然其才豪俊，亦可取也。’王定国《闻见录》云：黄鲁直尝问王荆公：‘世谓四选诗，丞相以欧、韩高于李太白邪？’荆公曰：‘不然，陈和叔尝问四家之诗，乘间签示和叔，时书史适先持杜诗来，而和叔遂以其所送先后编集，初无高下也。李、杜自昔齐名者也，何可下之。’鲁直归问和叔，和叔与荆公之说同。今乃以太白下欧、韩而不可破也。’《遁斋闲览》云：或问王荆公云，‘编四家诗，以杜甫为第一，李白为第四，岂白之才格词致不逮甫也？’公曰：‘白之诗歌，豪放飘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变也。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后李纲《读四家诗选序》，坚信荆公之说，且断以己意曰：“介甫选四家之诗，第其质文，以为先后之序。余谓子美诗阔深典丽，集诸家之大成；永叔诗温润藻艳，有廊庙富贵之器；退之诗雄厚雅健，毅然不可屈；太白诗豪迈清逸，飘然有凌云之志。皆诗杰也。其先后固自有次第。诵其诗者，可以想见其为人，乃知心声之发，言志咏情，得于自然，不可以勉强到也。”而陆游《老学庵笔记》对荆公的说法，又深致疑问，并引而申之谓：“世言荆公四家诗后李白，以其十首九说酒及妇人，恐非荆公之言。白诗乐府外，及妇人者亦少。言酒固多，比之陶渊明辈亦未为过。此乃读白诗未熟者，妄立此论耳。四家诗未必有次序，使诚不喜白，当自有故，盖白识度甚浅。”这场争论，真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到后来只好不了了之。他们的这些议论，涉及到对李白为人及其诗歌风格的评价，涉及到对李、杜、韩、欧诸家不同风格及其美学价值之比较，其中有不少合理的因素和精辟的意见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吸取。但是，他们对李白言酒、言女诗的贬斥，对李白诗歌创作个性和美学价值的疑虑，却对后世产生了不良影响。有些问题，直到今天也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还有进一步研讨的必要。